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卒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一

且六

之時鉢邏犀那特多王

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譌略

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卒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卒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

底

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譌也

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

東卒堵波是蘇達多

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譌也

故宅也善施長者

宅側有大卒堵波是鴛鴦利摩羅

唐言指髮舊曰捨央掘摩羅譌也

衰之處鴛鴦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

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鬘將欲害母以充



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卽仗劔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鬢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鬣聞誨悟所行非因卽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諱也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爲佛建精舍昔爲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竝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惟餘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一一

且六

故基獨一甍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卽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卽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卽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



地爲逝多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洒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懶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爲盥洒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没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惟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没特伽羅往召來集没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一一

旦六

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没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爾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没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爾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没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没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



迹說法之處竝樹旌表建窰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眾中謗辱乃誘雇姪女詐爲聽法眾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荅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旣姪旣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爲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四

旦六

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

唐言天授

斛飯王之子也

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遶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卽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諭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阬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阬南八百餘步有大深阬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爲人天說諸



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荅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眾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衰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爲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爲白鼠齧斷盂系系斷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深喜悅眾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邪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阬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阬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五

且六

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義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曰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曰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窳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義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搆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窳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窳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

舊曰毗流離王譌也

興甲兵誅

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



怨前辱興甲兵動大眾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樹朽葉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回駕於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宰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毘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則其手足投諸阬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六

旦六

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毘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毘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爲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颯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  
習定之所竝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  
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  
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  
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  
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  
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  
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  
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竝無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七

旦六

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

堵國

舊曰迦毘羅衛國  
譌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  
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甃而  
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  
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  
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  
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

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邪

唐言  
大術

夫人寢殿也上建



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唄呬羅頰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窳堵波阿私多僊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之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僊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僊今日降顧僊曰我在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八

旦六

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僊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毫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窳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捩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顙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眾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



曰提婆達多卽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此象邪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深阬土俗相傳爲象墮阬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怛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入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回駕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九

且六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回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毘盧擇迦王旣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竝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爲正后其產子男是爲毘盧擇迦王毘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

旦六

堂卽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毘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前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畝畝便卽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承輪王之祚胤爲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汙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呾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法處淨飯王知



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香華與諸羣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入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惟佛在眾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一

且六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穉求祐必效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搗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



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  
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人有疾病  
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  
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十里至臘伐  
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華彌漫其北二十四  
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  
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  
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  
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二

且六

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  
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二行人三行  
漬竝今正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  
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  
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洒其南  
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  
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  
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  
捧菩薩置金几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  
慶諸天尙喜况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  
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  
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  
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  
今變爲水其流尙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  
里至藍摩國

中印  
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  
城東南有瓢窣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  
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尊崇建靈異間起  
神光時燭

紀作圮非今正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三

旦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  
繞窣堵波野象羣行采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  
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  
於此國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  
門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  
臨我室王曰爾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  
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  
入龍宮坐久之間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  
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  
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之有也龍曰若然者



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窳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眾尠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眾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窳堵波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華共爲供養時眾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眾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窳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爲幸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四

且六

矣眾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旣離羣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爲宇引流成池采掇時花灑埽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鄰國諸王聞而雅尙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智僧務自爾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旣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



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

迦舊曰車匿

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諭感

悟而還

回駕窳堵波東有瞻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尙在其傍復有小窳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尙有天衣曰斯服太移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虛而去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五

旦六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鋸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窳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窳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

唐言



焚燒舊云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

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闕茲字今補

灰炭窳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窳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

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

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

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甄基周十

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門東北隅有窳堵波無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六

憂王所建準陀舊曰純陀謠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

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

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舊言謂之尸賴孛伐底

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榭而皮青白葉

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甄精舍中

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窳堵波無憂王所

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

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

八十呌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

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



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七

旦六

撰述

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窳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因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旣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窳

堵波

駛譌作駛今正

鹿拯溺西不遠有窳堵波是蘇跋陀羅

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

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



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眾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舊曰瞿曇能盡知邪佛言吾悉深究乃

為演說善賢聞己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邪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詞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六

且六

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眾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蹉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窳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



爲燈炬金剛躡地側有窳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  
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  
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眾生福盡世  
間無依如來右脇臥師子牀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  
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  
苾芻等歔歔悲慟時阿泥律陀盧骨陀舊曰阿那告諸  
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未羅眾供養已訖欲舉  
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  
留七日供養於是天眾持妙天華遊虛空讚聖德各  
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窳堵波是摩訶摩耶夫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九

旦六

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  
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滅摩耶聞已  
悲哽悶絕與諸天眾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  
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  
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  
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  
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  
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眾生從金棺起  
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窳堵波是如來焚  
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



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氎纏身設香華建旛  
蓋末羅之眾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  
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  
外爲諸眾生分散舍利惟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  
有窳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  
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眾咸驚駭阿泥埤陀言待迦  
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  
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邪阿難曰千氎纏絡  
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卽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爲出  
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二十

且六

初涅槃人天悲慟眾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禮  
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  
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說法後見雙足  
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  
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  
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  
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  
士曰如來降尊卽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眾生慈父  
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  
遜詞以求旣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



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  
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  
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卽時均  
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  
那婆荅多龍王文鄰龍王醫那鉢咀羅龍王復作是  
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眾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  
誼爭也宜共分之卽作三分一諸天二龍眾三留人  
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窳堵波西  
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  
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二十一

且六

資用備盡珍飾或有眾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  
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  
眾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  
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  
所從至請人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煑粥進焉沙  
門受已纔一嚼齒便卽置鉢沈吟長息婆羅門侍食  
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邪爲  
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眾生福祐漸薄斯言  
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卽去婆羅門曰向許  
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



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  
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  
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  
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  
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邪沙門曰然汝豈不聞  
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  
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  
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

疵

女黠

斯國

舊曰波羅柰國  
譌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二二

旦六